



跨世纪文丛精华·女性文学卷

张欣作品精选

张欣 著

有些

人

你

永

远

不必

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跨世纪文丛精华本

女性文学卷

I247.5/705+5

2007

张欣作品精选

张欣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欣作品精选/张 欣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5354-3462-3

I. 张…

II. 张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0820 号

责任编辑:张远林

责任校对:陈 琪 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23.625 插页:3

版次: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36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2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| 目 录 |

冬 至	1
如 戏	38
无人倾诉	94
今生有约	127
舞	185
拯 救	218
变 数	253
缠绵之旅	285
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	318

| 冬 至 |

有一段时间，叶冰琦一心只想嫁人。这意念大概过分专注，竟也生生地写在脸上。

说是在花园酒店内的一家公司当文秘，不过是等机会罢了。上班有一搭无一搭，不求进取，也不会有人请她开路——公司经理是她过去的一个老熟人，经商赚钱却也不失惜香怜玉的本色，只当是一樽花瓶吧，公司也还是需要的。

冰琦的确是美。上海人，大家习惯的那种精巧的漂亮，头发一丝不乱，柳叶眉拔得细细弯弯，白净的皮肤衬着樱唇艳红，蔻丹总是一丝不苟地涂满每个指甲盖，就是香水也是玫瑰香型，从来不乱的。

整个人没有一点野味，身材也不魔鬼，只是标致。

这样的美女男人会比较放心，不是想嫁也就嫁了？对方的身分是港商，当然年龄要大一点，没有理由是郭富城或者万梓良。

两个女友也跟着冰琦叫那个人老杨，冰琦一口咬定他五十出头，两位女友婷如和小米私下里议论，老杨怎么也是六十出头，秃顶是一方面，眼袋子之大之沉好去装米装面了，再有，有钱人五十几总不见得就眼白混浊了吧？

婷如心气高，又有几分妖冶，男人喜欢围着她团团转又不见下决心娶她。她呢，又似乎总在一茬一茬地等着，现在三十二了，不肯下嫁，还有什么路？

小米嫁了一个装潢设计师，那个人胡子、头发密密地留了一脑袋，前面齐胸，后面披肩。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，不说话，对坐着也能互相欣赏三天三夜。只是穷。

三个人原先在一个文工团。婷如若演不上主角，团长、政委、分队长谁也别想睡安稳觉，等着她轮番轰炸；冰琦每回都是配角里的B组，也不见她着个急，她对自己的美既满意又定心，婷如争什么嘛，还不是争演技！如果她长得再漂亮一点，下巴别那么尖，眼角别那么吊，那主

角能长腿跑掉吗？小米是唱评弹的，每天只做两件事：吊嗓子、弹琵琶。

文工团解散以后，三个人换了工作环境，但依旧要好。

婷如在一家公司当公关部主任，不但独当一面，而且叱咤风云。她主张硬派公关，宁肯拍肩膀称兄道弟，也决不发嗔。这种风格也照样打通一处又一处的关系，领导高兴，女同事心里也不酸，皆大欢喜。小米去了民族乐团当乐手，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讨论冰琦是否嫁给老杨的问题在小米家进行。那天大胡子也在，冰琦和婷如跟他并不熟，平常也挑他不在家的时候造访。在她俩的想象中，大胡子作画前（装饰画），必定狂饮，然后拈须抖发，上蹿下跳，做兔起鹘落状，方才称得上画家。

结果大胡子的确是在作画，但举止反应相当正常，甚至比正常人还要有礼、客气。请她们坐也要带上一句，小米，你坐。给她们倒茶，也不忘说一句，小米，你喝茶。陪坐了一会儿，还说了几句忙不忙、天气好不好的废话，这才重新拿起画笔。多少令冰琦和婷如有点失望。

冰琦对老杨做了简介：老婆病故，两个儿子均已大学毕业。本人有公司、有钱、也有房地产。当然也还厚道。

婷如首先提出反对：“那么老……（当时是照片）抛开他有钱这一条，也不是香港人，你会嫁他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冰琦老实承认。

婷如道：“那等于你承认你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。”

冰琦说：“现在看是这样，但感情也不是不可以培养。”

“培养什么感情，父女感情吗？”

冰琦很平静地说：“我是很需要感情，可是它在哪儿？好，”她两只手在面前按了按，“我这个人心里不高，胸无大志，不懂什么追求的伟大意义，自然不配得到这件宝贝。那么让我来问你，婷如，你找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找到了吗？”并且眼里还有拿出来让我们看看的意味。

婷如被堵得脸上一层白，一层红，但没有真正动气。朋友就是这点好，说话可以不避轻重，小心呵护的那是“关系”，不是朋友。婷如撅起嘴，“好吧，我没有资格说你，叫小米说。小米，你说。”

刚才她们争的时候小米一直在思考，现在问到她，她沉吟片刻说：“我觉得还行……”

冰琦和婷如都很吃惊，因为显然小米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。看她家这个厅，就几把破沙发，弹簧凸起已经没有能力缩回，坐上去硌屁股硌背；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，婷如说：“全市只剩下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就在你家。”窗帘仍旧是文工团解散时，婷如和冰琦帮她一块抢的侧幕条，一种暗淡、陈旧的绿。

厅里惟一可取的，是墙上有一幅小米的素描，当然出自大胡子之手，取自小米抚琴时略一颌首间的温柔，眼睛似看非看，神情如泣，如泣如诉。

地板上养着一盆一人多高的水竹，又名“节节高”，细细的秆，顶端才有五六条窄窄的叶片分散开来。为什么不是盆栽橡树呢？婷如想，不比水竹突出个性？

小米看见四只眼睛两个嘴巴都齐齐对她张着，便解释说：“我的生活经验有限，不过告诫你们还是可以的：有钱会出现两种情况，幸福或者不幸福，没钱就只有一种情况，不幸福。”

四只眼睛都变圆了，仿佛说，你感到不幸福了吗？

小米白她们一眼，“我还不是太穷嘛！”

婷如和冰琦才感到比较安慰。小米说，大胡子想出一本画册，办一个画展，因为没有钱，便成为一个童话。

婷如非常不解：“现在的装潢设计是非常来钱的事呵！”

小米看着大胡子正在作画的后背，叹了口气，“可是有钱搞装潢的全是些暴发户，他们不喜欢他的设计，嫌他的风格过分简洁，没有他们需要的浮华和俏丽。他们喜欢金碧辉煌，喜欢招摇，喜欢零碎、复杂的小情调，这些恰恰是他最鄙薄也最不能将就的……所以每回设计方案都没有办法中标，就只好拿干薪，还要受上司的数落。”

婷如笑道：“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不是他们那个装潢公司设计承包的吗？主楼，我说的是主楼。”

小米的眼神迷迷茫茫：“好吗？”

“丑死了，就像土财主家放着三角钢琴，别提多别扭了。”

小米苦笑，指指大胡子，“他的方案第一轮就给淘汰了……”

冰琦娇嗔道：“小米，你可对我负责任一点哦。”

小米认真地说：“我真的是这个意见。我要是还没结婚，我就嫁给老杨了，随便拿出一笔或者置装费、或者美容费、或者珠宝费、或者旅

游费，够我们家胡子出十本画册、办个巡回展了……”

婷如指指大胡子：“你这样说，他不生气？”

“他听不见。”小米无所谓地，“一工作起来特别投入，只当我们隐形。”

婷如笑道：“没人欣赏还这么干，也幸亏没红，要不干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”

小米说：“你刁吧，你要早生几年，嫁给刁德一正合适。”

婷如说：“那我就是参谋长太太，你们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！”

聊着聊着，小米就和婷如争起来，还是冰琦嫁不嫁给老杨的问题。冰琦倒像没事人似的瞧热闹，脸上的笑容就是以前她在舞台上的那种僵笑，脑子早不知道想什么去了。

婷如及时地反应过来，用手势制止了慷慨陈辞的小米，埋怨道：“冰琦你这人特没劲，心里早想好了嫁老杨，让我们争着玩儿是不是！”

冰琦眯起眼睛，声调柔柔地说：“不是玩儿哦，到时候让你们俩当伴娘。”

婷如学着她的语气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碰上不顺心的事，别怨我们逼你嫁人哦。”

小米也说：“不过冰琦，你也是要做好思想准备，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不幸福。”

冰琦说：“我这个人又不贪，有一两分幸福也就够了。”

冰琦就这样决定嫁人了。

冰琦嫁人的紧迫感来源于有一回在家清理旧照片，看到母亲年轻时如花似玉的容貌，简直没法跟厨房里那个干巴老太太划等号。这一强烈的对比突然令她悚然心惊，自己的姿色只有母亲的七分，不用等到那一天，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可怕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自己也是每周必须有一天贴一臉的黄瓜片儿，只恨自己没钱，不能进美容院用火山泥或者羊胎盘敷面。爱忘事的脑袋瓜，记粗盐、蜂蜜拌蛋清这种美容秘方别提多牢靠了。也渐渐地不敢大笑，怕那些纹路张扬得太厉害。

社会残酷，男人更残酷，他们需要女人总是像花那样开着，像孔雀那样张着屏。女人只好打足了精神，以自己的最佳面貌出现在他们面

前。直到花落屏败，他们便无情地离去，甚至当着你的面就开始对别的女孩献殷勤了。

冰琦想起自己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是何等的冰清玉洁，娇嫩欲滴，男孩子看她一眼就感到心满意足了。团里的男高音歌手毕兆伦向她发动了猛烈的攻势，最终令她芳心有属。

男人有爱情的滋润会变得更加挥洒自如、热情迷人，女人则变得迷茫和殷切。冰琦记得前不久在公共电话亭排队等挂电话，她前面的那个女孩，俏肩长发，娇娇弱弱的，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也全部是气声。“……是我啊，你的莉莉……”话语落在地上，也会像雪花那样融化了。听了半天，其实什么事也没有，不过报告她刚吃过饭，以下是食谱菜单，刚刚睡过觉，睁开眼是几点钟，马上要接班，是接谁的班……惊呼忘记了的要紧事，也不过是记得给她买陈皮梅。冰琦望着她秀发如丝的后背，只觉得是久违的自己。

结婚前一周，新房算是渐渐布置就绪，新房就在团里，偶尔她会买两件小装饰添置进去，不算富有，也是暖洋洋的。

她怎么能想到，这个在她看来万分温馨、惬意的暖巢早已危机四伏了呢？

那天，小米提着送给冰琦结婚的拉舍尔毛毯兴冲冲地闯进新房，看见一男一女嬉笑调情滚成一团，赶紧退出新房，重新又清嗓子又敲门。再次走进新房时，简直令她瞠目结舌，刚才毕兆伦又亲又啃又瞎抓的女孩竟然不是冰琦。

小米扭头就走，找到婷如时，还夹着毛毯。婷如一听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：“走，找他去！”

“找谁去呀？”

“找毕兆伦算账去！”

“咱们俩算什么？算冰琦的姥姥还是婶婶？”

婷如想了想：“那也是，找冰琦去！”

小米迟疑：“你说这事告诉冰琦吗？”

婷如道：“怎么不告？将来坏菜了，做朋友的知情不报，咱们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！”

小米说：“我看冰琦离不开毕兆伦了。”

“离不离得开那也得让她拿毕兆伦是问，让他跪搓衣板。”

冰琦与婷如一样天真，真以为毕兆伦会痛哭流涕，不想毕兆伦相当随便地说：“是有这么回事，你要是觉得跟我结婚委屈你了，不结也罢。”

冰琦只觉得血轰地一声涌向头部，她真没有想到给她送花的这个男人这么心狠，他明明知道她已经是他的人，竟来这样刺她。

接着是砰的一声门响，等到冰琦怔醒过来，毕兆伦已经面带一丝不屑地出去了。

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新房里的红色霎时间变得不再艳丽而是沉闷，令她压抑得喘不上气来……床上的新被子是大红的苏绣被面，鸳鸯戏水，一种古朴的吉祥。这是母亲为她存了很久的东西……她心里是无边的委屈，一下子扑倒在被子上失声痛哭，她知道这样很不吉利，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。

她根本没想找他算账，无非是认个错。这要求高吗？太刻薄吗？

男人为什么会这样？如天上的浮云，变幻无常，让人抓不住。兆伦追她的时候，曾对她说过，冰琦你是冰做的。我真是顶着、含着、捧着都怕你化了，不过化成水，我也要把你全喝掉……现在想来，那段美妙的时刻是不是太短暂？令她回忆起来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

她的确溶化得太快了，因为年轻，还完全不懂得男人是怎么回事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等她抬起一双泪眼，婷如和小米面色肃穆地站在她的面前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声音低得像是只张了张嘴。

“他认错了吗？”小米问。

不等冰琦回答，婷如厉声说：“认错也没用！这个大花贼，我还以为冰琦能让他收心呢！我的意见是坚决放弃！”

小米仍旧逼问冰琦：“他有没有向你解释？是不是因为一时冲动，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？”

婷如又抢白道：“小米你这是诱导冰琦替毕兆伦的行为合理化！”

小米无奈地白了婷如一眼：“你想象中的那种纯洁男人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！”

婷如道：“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来干吗？来告诉冰琦，天下男人都一样，丑恶、自私、喜新厌旧，这事就算了？”

小米也提高了嗓门：“是要解决问题，也不能像你这么偏激。新房

都布置好了，糖烟酒都买了，全团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结婚日期……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！”

“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一嫁，你的潜台词不就是妥协吗？”

“我这不是在问吗？毕竟冰琦最了解他……”

冰琦这时眼睛盯着一处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并不了解他……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走了……”

小米和婷如同时噤声，她们当然明白这话中的意思。婷如一下子傻了，不知道该发表怎样的意见才更正确。小米倒突然变得果断起来：“听着，冰琦，无论发生过什么事…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……再讲得露骨一点，就是当了未婚妈妈，也不能将就，如果你已经感到了这场婚姻不可救药。”

冰琦迷茫地看着小米。

婷如也迷茫地看着小米，想说什么。

“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”小米平淡地对婷如说，“你这个人激烈而陈旧，新潮的谈吐与包装，实质是传统、老派，骨子里你是格外看重贞操，嫁鸡随鸡，从一而终的。”

婷如的脸刷地一下红了，与新房里的色调相映成辉。

小米说：“我也不是不看重贞操，但是我反对男人占便宜那种说法。恋爱中的男女，行为是双方的，感情也是双方的。一旦发现对方完全不适合自己，没有必要怨天尤人，但也不要勉强接受。”

内心里，冰琦十分矛盾，就像明知是一条开不到彼岸的船，但脚又已经踏上了甲板……结婚的序幕已经拉开，结果后面演奏的不是进行曲，倒是什么“只要你活得比我好”之类，观众又会作何感想？更何况，毕兆伦完全没有这个修养，如果因为罢婚让他失了面子，保不准他会说出什么来，那她今后怎么办？

或许他没有提出什么暂不结婚之类，她就该万幸了？他如果真的抛弃她，恐怕才是她最受不了的。

婚礼如期举行。新娘子的欢颜中带着一丝无奈和憔悴。

为了对好朋友做出一定的声援和表示，婷如和小米只在婚礼上站了站就走了。毛毯照送，里面夹着一张辞句平平的贺卡。

晚上，毕兆伦包了一家舞厅，邀团里的人去狂欢。冰琦觉得他多少

也给自己挣回点面子，没有冷冷清清打发了她。

结婚并没有改变毕兆伦，倒改变了冰琦自己，她下决心做贤妻良母，对毕兆伦仍旧跟女孩子有染置之不理。

但是毕兆伦似乎并没有长期打算：从来不主动提出家里要置办什么，他的工资都让他买了名牌时装名牌鞋，加上名牌的手提箱。好像他随时都会穿上它们，拎着包就走，像台湾片里的阔少爷一样潇洒。他坚持体外排精，避免由孩子带来的新的责任，也是他没有长期打算的明证。

毕兆伦骨子里喜欢刺激，喜欢充满野性的挑逗和调情。他本来是对冰琦寄予厚望，以为她是一个冷艳的冰美人，能够焕发出他的全部热情。结果到手后的冰琦居然连使小性子的情调也荡然无存，倒成了一副过日子的良家妇女的形象。这种人大概更适合当个科长太太，对他这种吃了粤菜想吃川菜，然后又想换淮扬口味的人，整个一个败胃口。尽管有人提醒他只有千面歌星和演员，而没有千面太太，毕兆伦听不进，反正他对冰琦是够了。

渐渐地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短，连例行公事的夫妻生活也从稀少到绝迹。

如果文工团不解散，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或许还能勉强等待着浪子回头。结果这个大动作成了催化剂，使许多人和事提前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。

毕兆伦率先托女友在轻音乐团找到一个位置，那边坚决不要只能唱唱小合唱的冰琦，如果坚持，就连他自己也保不住。

当时团里大乱，能继续搞文艺的人凤毛麟角，大部分人都是随便找个单位落脚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婷如和冰琦四处去找接收单位，因为如果等待安置办分配，只可能是水产公司或者花木公司之类，是否会分到环卫部门也未可知。急得婷如和冰琦团团转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做自己的经纪人，到处推销自己。

小米则背着琵琶，像凤阳的花鼓艺人那样，到其他团去很屈辱地面试。

那时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铁青的。

冰琦找不到接收单位的另一种可能，是重回上海。这会牵连到毕兆伦，因为大去向问题肯定是夫妻双方的事，领导会做整体考虑。

于是毕兆伦提出离婚，本来冰琦还想拖住他解解恨，出了心中的这

口怨气，但的确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其纠缠。本来离婚是个敏感问题，极易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，但那时都无人热心此事，人无立足之地，哪来的茶余饭后！

毕兆伦为了向轻音乐团献媚，改美声唱法为通俗歌曲，偶尔琴房里只有他一个人边弹琴边声情并茂地唱爱来爱去的歌曲。他还改变装束，飞发，穿红衣服白裤子，做英俊少年状，也想成为偶像派歌星。可到底不是十七八的人，结果把自己搞成了脸上已有情场风霜的红衣老少年。

由于婷如和冰琦不懈地努力，总算工作有了着落，分别在两个大单位干工会，暂时有此战绩也已很不错了。小米考上了民族乐团。

这时的冰琦才感到家里的冷清，也才发现毕兆伦放衣服的那几格衣柜已经搬空了，两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都雁过无痕。

接下来便是持之以恒的失眠，令她花容失色。她惊悸自己青春的短暂，于是改穿背带裤、超短裙，有时脸上还要表现出初涉世事的好奇与纯情。

一天，小米用致悼辞的语气说：“冰琦，求求你，别做少女状了，别人会可怜你的。”

震动了片刻的冰琦这时才哇地一声哭出来。

蜜月的形式非常的大陆化，旅行结婚。

老杨这个人虽也算奸商一类，但或许良心还未全黑，脸上的皱纹还生得比较柔和，不大像坏老头，倒有几分像老太太。

他对人也和气，不紧不慢的。

他们的路线是去苏杭、上海一带。冰琦回来以后，竟也年轻了几分，脸上红红白白的，很有一点神采飞扬。最突出的是脖子上换上了粗粗的水波纹的金项链，耳垂上打着钻石耳钉。两手的戒指在她的一举一动间相映成辉。

“都是住宾馆，亲戚、朋友来看我们……老杨的手面很大，请吃饭、送东西，都是很像样的……”冰琦的话里已经有了几分炫耀，小米和婷如互望了一眼，也不知说什么。

这一趟出去，冰琦的穿着自然跟女友拉开了档次，不是名牌中的名牌，也是有说道的。其次是皮鞋、皮包，包括皮包里的化妆品，也都换了够档次的产品。

“老杨说，大陆的东西太便宜了，当然啦，他是花外汇。上海那边的外汇商店，东西很高级的……”冰琦三句话里，必有两句提到老杨，而且满是感恩的口气。

婷如心想：女孩子要想一夜之间穿金戴银，似乎除了嫁人，就没有第二条路了。她也不是不羡慕冰琦的行头和配件，但一想到同时要接受老杨，便又感到痛不欲生。

小米是不容易被这些东西打动的，“除了花钱，其他方面，他对你怎么样？”

冰琦说：“很周到的呀，老杨很会疼人的，对我要求也不多。有时陪他出去，我想精心打扮一下，他都要说，算了算了，随便一点吧，真的要让人家说是父女俩呵……你说怪不怪，他并不拿我当花瓶啦。”

这倒令婷如和小米感到意外。

“他对我父母也很尊重，备了厚礼。因为年龄，我父母有些尴尬，他倒没有什么，很随和地说这说那，令他们不感到难堪。”看来冰琦对老杨非常满意，这也不奇怪，有过一次婚姻触礁的女人，再次寻找配偶时就只剩下一个条件：对我好就行了。

小米和婷如也挑不出什么，便问冰琦下一步决定怎样，冰琦自信地说，老杨答应以最快的速度 and 途径，把她搞去香港。

两位女友也觉得这件事算是圆满了。

然而老杨一走，便没有了消息，既没有电话，也没有信。

开始冰琦还沉得住气，想到与老杨度蜜月的日子，虽然感觉上并不那么甜蜜，却也算是一种献身吧。老杨虽然没有信誓旦旦，但是他做事一向有条理、守信用，不可能跟她玩一个大阴谋吧？

但是往深里一想，又觉得自己对老杨其实是一无所知的。香港那个地方，虽然并不遥远，但是对于她的陌生程度，不会亚于美国和加拿大，且那个地方不容她探究。

每回公司的电话铃响，即使隔着两张写字台，冰琦也要连奔带跳地跑去接电话，却没有一个是找她的。以后电话铃再响，大伙都不接，甚至还望着她，见她没兴趣了，才由离电话最近的人接听。

不久，社会上传出，有些涉外婚姻，从国外或者香港来的人，会选中一个满意的对象，也会与你结婚，也是蜜月旅行，其间会有许多方便，也是合法地罗曼蒂克，但是走了也就走了，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约束

他们。

冰琦彻底地慌了，整天六神无主，一遍一遍重温与老杨在一起时的情节，竟也悟出了不少可疑之处。于是再也无心打扮，灰着一张脸，任凭满面茫然。

小米和婷如看不过，命她找出老杨的名片，找一个晚上，三个人一块去长途电话大楼，安静、严肃地排在长长的队尾，等待着最后的证实。

电话很快就拨通了，声音也很清楚。冰琦战战兢兢地说：“……我找老杨……”

那边是个男声，不太客气：“哪个老杨？我们这儿姓杨的有好几个。”

“我找杨——亦——荣。”

“什么杨亦荣？没有这个人……”

“怎么会呢？你不是兴旺有限公司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那边把电话挂断了。

冰琦拿着话筒愣着，脸色煞白。

小米接过电话，重新拨了号码：“请问你是哪里？”

那边生硬地说：“黑社会。”又一次重重地把电话挂了。

冰琦有些站立不稳，婷如急忙扶住她，但是埋怨的话已经脱口而出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，跟他出去一趟，连真假都没分出来！我看你是被他的钱搞晕了头。只要满足了你的虚荣心，你就成了睁眼瞎。毕兆伦的风流潇洒，老杨的花钱如流水，你就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了……”

冰琦不语，只是低声饮泣。

小米制止婷如：“这种时候你还说这样的话，不是逼冰琦自杀吗？！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没想到老杨是个骗子……但是冰琦，事情坏到没有办法再坏的地步，只会向好的方面转化。”

冰琦带着哭腔道：“……还有什么好的方面……我这算是怎么回事？妓不妓、妾不妾的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……”

小米拉住冰琦的手说：“怎么没有好的方面，至少我们明白了，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，包括丈夫，我们需要依靠的只有自己……你看婷如，完全是靠自己打开了局面……”

婷如脸红，“不要说我好不好？我这样的人，男人不喜欢的……”

冰琦说：“我没有婷如那么能干……”

小米说：“可是你不笨呵，试着学一门外语，或者学电脑程序。反正你是在电脑公司，随时随地可以练的，何必只当摆设。”

冰琦上了老杨的当，找男人当靠山的心也死了，想一想不走到这一步，她是宁肯整天对镜整容，也不会去自讨苦吃。然而现在，小米说的没错，自杀和学电脑，她也只好选择后者了。

当晚，三个人去酒吧喝闷酒，都有一点酒量，全是在文工团练出来的。

婷如说：“这个老杨，下回我见到他，非杀了他不可！”

小米想来想去，觉得老杨不像黑社会。

婷如说：“你以为黑社会是当年国民党形容的共匪呵，红头发，绿眼睛，青面獠牙……你没看老杨戴着猫眼戒指，肯定是有说头的……”她把嘴撇成八字形，一个劲儿地点下巴颏。

“里面还能有发报机？”小米白她一眼。

冰琦心情不好，喝得多而且猛，已经有些微醉了，只知道小米和婷如争来争去的，但不知道她们说什么。

过了两天，冰琦就参加了公司办的电脑学习班，大部分学员是客户，也有些外来人员报名，冰琦因是本公司职员，所以免费。

头两周听课，冰琦听得头大，一天到晚云里雾里的，只知道教师讲的是中文，听得懂，但完全不明白，不理解。涉及到的数学，很自然地省略过去，她只可能越听越糊涂，笔记本上白白净净的空空如也。没有办法，便请公司的大学生给她补习基础数学。

大学生说四则运算必须先乘除，后加减，冰琦不理解：“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减呢？”

“这是一条原则，不能变的。”

“像四项基本原则那样？！”

大学生叹口气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参加插花学习班或者缝纫班，女孩子学烹调也不错呵，高雅一点的，还有摄影班……贝斯库语言很难学的，你没有基础，编程序简直没有可能……”

“那我就学习一般的操作。”

“你也会感到吃力……”

“是不是你不想教我了？！”

大学生急忙摆手，“不是不是，你千万别多心啊，咱们继续吧……”不过这时他心里的确在想，漂亮的女人如果什么都不懂，那种漂亮也实在很有限。

小米经常会来一些励志的电话，拼命地，喋喋不休地给她打气，或者请她和婷如到家中去吃简便的饭食。

婷如永远像一支劲发的响箭，成为独当一面的公关主任还不过瘾，目前在学习英语，说这才是国际型公关的利器，言谈中自然少不了出现散装英语。

冰琦发愁地望着她，“你这样下去，哪还有男人配得上你啊！”

婷如叹道：“说的是啊，我这个人一生改不了的，就是宁做凤尾，不当鸡头，独身女人看来是做定了。成功的男人都想找贤妻良母，不成功的男人又不愿女人太成功，因为自卑的滋味很不好受。”

小米的琵琶弹得离独奏仅一步之遥，但谁都知道一步之遥并非是一步就能跨过去的，她仍旧冬练严寒，夏练酷暑。她说：“我不能保证我能独奏，但能保证我不放弃。就像终身拿银牌的运动员，其实意志上已经拿了金牌。”

渐渐地，冰琦已经可以勉强上机了，尽管操作中的停顿时间过长，没有咔咔连响的悦耳与潇洒，但是对她来说，可是里程碑的一步啊。

重要的是，她的心情也随之晴朗起来。

毕兆伦彻底地离开新房以后，冰琦也在最短的时间搬到了集体宿舍婷如的房间，不仅是因为孤寂和伤感，更主要的是新房给她的刺激竟然经久不衰——在他们结婚前夕，毕兆伦与其亲热的不是她，不是她！

就是在那段时间，小米爱上了胡子，一个装潢设计师。在冰琦看来，像小米这样理性、有头脑的女孩，不找个哲学家，也会嫁给大学讲师的，怎么可能喜欢这个扮鬼扮马的人，带卷的长发在脑后一扎，衣服上有各种形状不同的金属扣，见到小米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。

“他对我真是热情如火啊！”恋爱中的小米，喜欢说一些诗的语言，“我被他追得没办法，只好当了爱情的俘虏。”

婷如说：“没看出来。”

小米说：“他不是热水袋嘛，是保温瓶类的。我才不喜欢腻得能看出来的男孩，那才真正叫做扮鬼、扮马！”